

萧山儒学 我区文化展示交流的新窗口

■文/ 唤儒

“萧山儒学已经成为我区走向全省、全国的一张新的文化名片。”3月5日，在萧山区儒学学会2022年度工作总结会上，区儒学学会第三届理事会负责人汤金友自豪地说，2023年，学会将持之以恒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工作，致力于将萧山儒学打造成为“萧山文化展示的新形象、对外交流的新窗口”而继续前进。

汤金友在学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中说，2022年，萧山儒学抓实了六个“聚焦”，即聚焦“三进三送”，提炼特色发展经验；聚焦“三大板块”，推进儒学研究普及；聚焦专家指导，肯定儒学“萧山模式”；聚焦互鉴交流，创新儒学“江·海”合作；聚焦祭孔典礼，深化祭孔“萧山特色”；聚焦自身建设，强化社团工作规范。2023年，学会将重点做优六个“着力”，即着力推进儒学“双创”；着力推进“三进三送”；着力推进“三大板块”；着力推进交流互鉴；着力推进文化宣传；着力推进规范建设。

会上，学会为6家单位授予团体理事单位牌匾，他们是：萧山区义桥镇渔浦社区、萧山区益农镇初级中学、萧山区城西幼儿园、萧山润书弘·礼仁国学堂、萧山区南城小学、萧山区凤标小学。

为总结表彰先进，学会对一年来为儒学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7家先进团体单位和10名优秀会员予以表彰。

受表彰的7家先进团体是：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萧山区义桥镇渔浦社区、萧山区第十高级中学、萧山区义桥实验学校、萧山区益农镇初级中学、萧山区北干小学、萧山区江寺小学。

受表彰的10名优秀会员是：夏湘荣、

蒋建丽、孔鸿德、孙海尧、黄建明、沈锦木、孔江波、金海煊、董佳琪、冉照杰。

会上，萧山区2022年度儒学工作团体先进单位代表——萧山区义桥镇渔浦社区副主任张剑宇、萧山区第十中学校长韩立明分别做了经验交流。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团体先进单位和10位优秀个人做了书面交流。

最后，萧山区社科联副主席张欣做总结讲话。

张欣表示，2022年，学会工作卓有成效，影响深远，得到了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党委书记、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承彦和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秘书长王杰教授等领导的高度肯定，学会还与海南文昌启动了“江·海”儒学合作，为萧山社科事业、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欣希望萧山儒学要做到三个“始终”：

始终高举旗帜，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广大社科工作者、文化工作者要牢牢把握“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精神，坚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凝心铸魂，坚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持续巩固运用好儒学“三进三送”、儒学示范基地、萧山孔子学堂、儒学文化讲师团、儒学文化研究室、江海儒学合作等平台载体，把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红色基因结合起来，与萧山精神共富融合起来，与萧山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起来，确保萧山社科工作、文化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始终围绕中心，服务萧山高质量发展

学会要始终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按照持续推进“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区（县）域范例的发展导向，与全区亚运保障、提升城市品质、乡村振兴、推进文创发展、倡导文明新风尚和打造精神共富成果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对内要做好文化提升工作，全力实施“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三进示范工程，努力推动形成一批儒学文化队伍、传统文化阵地、特色文化活动、文化共富案例等，加快形成充分体现萧山元素、萧山特色的标志性文化新成果。对外要做好文化宣传工作，依托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江海儒学合作等平台，在总结提升萧山儒学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全国、省、市级等各项高层会议、交流、活动等，持续讲好萧山故事、传播好萧山声音、塑造好萧山形象。

始终面向基层，坚持人民发展导向

广大社科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也要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坚持扎根基层、面向群众，努力推出更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特色品牌，用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高全区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和人文修养。同时，要结合儒学“三进”工作，以儒学助推“产城人文”深度融合为破题点，重点围绕企业、学校、村社等主体的文化痛点难点问题展开调查研究，推出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研究成果和文化解决方案，为助推全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儒学天地

杭州市萧山区儒学学会供稿

苏轼的逆旅人生

■文/ 陆永敢

苏轼，曾两次来杭州任官，第一次任杭州通判；第二次任杭州知州。其间，他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又风趣幽默，文采纵横，深受百姓爱戴，留下许多美谈与故事。然而，他对自己一生的评语却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与惨烈、人生中最绝望与边缘的三个地方，受贬时间加起来12年之多，每次遭贬，他都能迅速调整心态，适应处境，找到定位，以伟大的人格，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把政治上、生活上的不幸化为诗与远方，留给后人许多精神财富。

被贬黄州

1079年，苏轼43岁，因政见不同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作为犯官，苏轼没有俸禄，日子过得很窘迫，在友人帮助下，去黄州城东边弄来一块几十亩山坡地，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自称“东坡居士”，东坡之名由此而来。

他做菜，一道东坡肉，流传至今。一首《猪肉颂》的俗诗，足以证明他烹饪制作功底炉火纯青。据统计：如今流传有66道菜着，为苏轼创作与改良。

贬谪生活中，苏轼远大理想无法实现，愤懑无从排遣，但从来没有放弃积极求索，将心志转向追求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心灵自由，他四处游历，寄情山水，获取更多灵感与素材。他创作了气势磅礴，意境深远，脍炙人口的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为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竖起至高无上的丰碑。有人统计，苏轼一生留下3458篇诗词文稿。在黄州近6年时间里，共计创作作品746篇，其中诗作220余首，词66首，赋3篇，文稿169篇，书信288封。

1084年，苏轼被贬6年后，奉诏赴汝州就任，离开黄州。他却以各种理由，不去赴任，在常州小住。次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被召回，赴朝廷任职，东山再起。

再贬惠州

1094年，章惇任宰相，再度推行王安石新法。反对新法的苏轼再次被贬，到了广东惠州，那年他59岁。千里迢迢赴岭南的途中，被一路追逐而来的圣旨，连降五次职务。章惇之流欲致苏轼于死地的意图昭然若揭，这对年事已高、从高官重臣位置上跌落下来的苏轼，无疑是毁灭性打击。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后，苏轼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观情绪，反而是洒脱自适，安然自若。

怎样对待逆境人生？苏轼在一次登山中得到感悟与升华。一天，他去山巅松风亭看风景。只登上半山腰，就感到身体疲惫力不从心。是不是非得登上巅峰才算成功？是不是一定要到松风亭才算看到风景？他反问自己，在思患中领悟到：只要换一种心态，沿途处处是风景。留点缺憾，不求圆满，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美。

惠州街上，每天只有一只羊出售，他去购买时，就只剩羊骨头。买不到羊肉就吃羊骨头，买回来后，先在锅里用水煮熟，再趁热捞出来，浇上点米酒，撒上一些盐巴，再将它微微烤焦。在给弟弟的信中，他沾沾自喜夸耀道：吃羊骨头，要像吃螃蟹一样耐心、细心，用筷子剔出来的细肉，味道特别鲜美。不过这样做，是抢了狗的生意，狗知道会不高兴。把苦中作乐，苦中找乐，苦中享乐的心境，自嘲诙谐的风格表达得淋漓尽致。

初来乍到，苏轼人地两疏，举目无亲。然而，惠州人民对苏轼却不陌生。大文豪的到来，人们既欣喜又惊讶，有人扶老携幼，争相前来，一睹大学者风采，也有嘘寒问暖，表示关怀。人们的纯朴热情与友好的民风，让苏轼十分感动。在目睹当地百姓于烈日下插秧的苦况时，他向县令介绍中原地区的插秧技术。并绘制插秧船图，让工匠们制造，加以推广应用，改变了插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态，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他还给知县提建议，兴修水利建筑水坝，帮助惠州西湖建筑苏堤，利用流水作功推动碾磨磨米，如今广东乡下还有许多水磨碾盘存在，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就得益于当年苏轼的倡导。

贬谪惠州，苏轼深知生存条件太恶劣，没有带全家老小，只带了小儿子，两个佣人，还有朝云。朝云自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就进入苏家，那年才十二岁。在黄州时，她被苏轼纳为侍妾，此后，无论苏轼升迁还是贬谪，朝云始终追随身边。

自从来到惠州后，朝云毅然承担起家庭主妇的责任，细心周到照料苏轼，精打细算安排家人生活。这位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红粉佳人，而是同甘共苦的知己与爱人。

有一次，闲来无事，一家人围着开玩笑，苏轼拍拍自己的肚囊问：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有的说是学问，有人说是文章。而只有朝云答：不合时宜。只有朝云说出苏轼之意。可见苏轼与朝云心有灵犀与相知相识。

2年后，朝云病故。挚爱仙逝，令苏轼无比悲伤。按照朝云遗愿，苏轼将她葬在了惠州西湖岸边栖禅院东南山坡上，修了朝云墓。“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苏轼走完了与朝云一世的不了情，产生出了无限凄迷与愁绪。

苏轼在惠州，只有3年时间，共完成诗词文稿587(首)篇，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漂泊儋州

公元1097年，这一年，苏轼62岁，因宰相章惇在皇帝前谗言，又一次把他贬谪到儋州。儋州，是海南岛上最荒凉之地，瘟疫肆虐，南无最南，退无可退。面对贬谪一次比一次惨烈，一次比一次边缘，一次比一次绝望。苏轼有过消极与彷徨，吩咐儿子做口棺材，定个坟墓，到时也不需回陆地了。

他在一则日记写道：我刚开始到海南岛时，环顾四面大海无边无际，凄然却悲伤。“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个岛呢？”回头想来，天地都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洋之中，中国在大海之中。他从蚂蚁落水抱叶求生的故事里得到启示：有一只蚂蚁，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处小水洼，不小心滑了进去，它游啊游，游啊游，在坚持不住时，一片树叶飘落水洼，蚂蚁爬到树叶上，犹如捞到救命稻草，一会儿漂到了岸边，好不容易才脱险，回到了家里。它见到同类，惊恐万状地诉说遇到的险情。站在地球看人类，每个人就如同蚂蚁一般，站在宇宙看地球，人类就更加渺小。如果我畏惧儋州的环境与现状，岂不如蚂蚁一般，十分可笑。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没有地方住，他在城南一个椰子林里，买下一块地，盖起五间简陋房子，既作栖身之所，起名：桢榔庵；又是客传播教育场所，当地书生学子来拜访他，就在此接待，取名：载酒堂。

他提倡重视农业，进行“劝农”的宣传，针对当地人懒于耕种，田地多荒废的情况，他向儋州居民进行“劝农”教育，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才能带来长远福利，还热情洋溢地写下了《劝农诗》。他探索科学医治疾病方法。当地人非常迷信，生病没有医生，靠术士看病，通过杀牛祭神的愚昧方法来求得健康，为改变这种不良风俗，他亲自到乡野采摘草药，考订药物的种类，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他开启教育先河，培养了当地第一位举人姜唐佐。苏轼赠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要求姜唐佐功名成就后接上后二句。后来姜放弃追求功名仕途，继承恩师的遗愿，隐居老家，开坛讲学，收徒授业，终老一生。“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老师，接上后二句。从此，海南人读书求学蔚然成风，代代相传。

苏轼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诗酒以入世，随顺以处世，安乐以出世。在儋州的3年多时间里，共创作诗歌170余首，写下各类文章160余篇。公元1101年3月，苏轼得朝廷赦免，离开儋州，那年66岁。然而，900多年后的儋州，依旧流传着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名籍，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传承着人们对苏轼的缅怀之情。如此深远的思想影响，估计苏轼本人也始料不及。

苏轼从三次被贬中走出来，如果是一本博大精深的的人生教科书，就是我们在人生中，遇见低谷与挫折，委屈与冤枉，应该向苏轼学习什么？可以从苏轼对待逆旅人生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满墙荣誉

走进萧山区儒学学会会员许仁安的义桥家宅，满墙荣誉扑面而来。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项目经理”殊荣，连续十多年获得中共萧山区义桥镇“先锋党员”等称号的许仁安，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全家人致“荣”，义桥家宅的六面墙上摆满了家人的各种奖状证书，两百多个荣誉称号给每位来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肖文)

怀念当年那些“田野”上的青年

■文/ 黄建明

堂哥黄毅送我一本他写的书，书名《放牧灵魂》。该书收集了堂哥多年涂鸦的心血，将近300页。我仔细拜读，文字一如他的做人，纯朴而雅致。

堂哥的散文质朴，小说乡土气息浓厚，多年农村的生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正是我要学习的。其实，我喜欢上写作，也是由于他的引导和鼓励。后来，他进入乡政府文化站工作，组织了“田野”青年文学社，文学社员来自基层，有教师、泥水匠、工人、店员等。每月一次的研讨会，每季度一期的《田野》刊物，是我们思想最自由的时刻。拿着飘着墨香的油印刊物，看着自己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每篇2元的稿费，也是堂哥向乡领导争取来的。我们用稿费聚餐，那种窃喜，仿佛在天空种下了一株稻子，闪烁着孩子似的童真。

虽然田野里已不长稻子，心灵的“田野”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于人们的视野，而曾经围绕在“田野”周围的兄弟姐妹们，各奔东西后还能偶尔小聚，当然，领头的还是堂哥。

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李灿泉，以前他是个泥水匠，生活的忙碌一览无余地刻在脸上。黝黑的皮肤，粗壮的大手，沙哑的声音，铿锵有力的手势，一个典型的农民，一点也看不出是个写诗的人。这个热爱诗歌的汉子，是文学社的活跃分子。他以一个农民的视角，将“春耕、夏锄、秋收”这些农家事儿，变成一行行的诗，在乡间吟咏、在世间传颂，把几近萧条的农家日子，渲染得幸福斑斓。

灿泉兄有过打击，有过挫折，有过迷惘，有过困惑，有过挣扎，有过抗争，但他从未放弃过作为农民诗人的坚守！泥水匠的工作起早落夜，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压垮他的一颗诗心，反而更加激起他的创作欲望。他的诗缠绵如野外的一朵黄花，始终在探望丛林的绿色。

田永梅，是幼儿园的老师，她的散文犹如粒粒珍珠，也许是与孩子们处得久了，她也像一条小溪，清澈得可人，永远走不出童年了。她对文字的执着，是我们那些人中最坚定的。工资仅仅几十元一月，却拿出一千元出了一本没有书号的散文集，虽然只有十册，却是她最珍贵的纪念。

三十多年后，印刷厂厂长国龙，厂子越办越小，最后走向山林养鸡，以“一只

会游泳的鸡”上了中央电视台，爱诗的心一如年轻时；玲珑成了一个游子，漂泊四方，去寻找他心仪的东西了；田永梅做了奶奶，写古典诗词，写小说，依旧春风；张国民经商，经的还是文化的商，在昇光村做着文旅共富的乡村梦；堂哥呢，还在政府干着文化的工作，把渔浦文化做成了品牌，个人创作也如三月溪水，宽广有度，舒张有弛；小娥还是那么知性的模样，用寂静慢慢记录自己动人生活的细节，不疾不徐，不矜不盈，温婉地沉浸在诗词的柔风里；我自己则窝在湖畔，把文字漾在水波，寻找忧伤的边城……当然，一切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放弃或坚持。只有那一页田野，会在每个人的心里永存。

怀念田野，是我的业余爱好。这一段经历，非常值得在深夜失眠。一群贫困的农民，一群纯粹的青年，带着各自的文字，怀揣一个共同的理想，红着脸争论，羞着脸朗读，把自己对文学的一份表白，拿出来共享，这是何等的气壮，何等的令人惊艳。

今夜，我又翻出一本《田野》，泛黄的一页一页，刺得我眼睛发酸。窗外，春雨滴答滴答，我竖起耳朵，聆听，聆听……